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史略

ᠠᠷᠠᠰᠤᠨ ᠬᠡᠰᠣᠲᠤ ᠮᠣᠩᠭᠤᠯ ᠰᠢᠯᠤᠯᠤᠰ



◎ 李儿只济特·道尔格 著

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

ᠠᠷᠠᠰᠤᠨ ᠬᠡᠰᠣᠲᠤ ᠮᠣᠩᠭᠤᠯ ᠰᠢᠯᠤᠯᠤᠰ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李儿只济特·道尔格 著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史略

ᠠᠯᠠᠰ ᠠᠨ ᠰᠤᠳᠤ ᠮᠣᠩᠭᠤᠯ ᠰᠢᠯᠤᠯᠤᠰ



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

ᠠᠯᠠᠰ ᠠᠨ ᠰᠤᠳᠤ ᠮᠣᠩᠭᠤᠯ ᠰᠢᠯᠤᠯᠤᠰ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史略 / 李儿只济特·道尔格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665 - 1047 - 1

I. ①阿… II. ①李… III. ①蒙古族 - 民族历史 - 阿拉善盟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311 号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史略

著 者	李儿只济特·道尔格
责任编辑	程 丽
封面设计	布 和 敖全英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邮编:010010)
联系电话	发行部:0471 - 4993154/4990092
	编务部:0471 - 4990533
网 址	http://www.imupress.com
电子邮箱	imupress@163.com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24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 - 7 - 5665 - 1047 - 1
定 价	精装:330.00 元
	平装:3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声 明

本丛书所用部分图文,因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请相关作者与我社编务部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

总策划:王旺盛

总 编:赞德来

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包 钢

副主任:冯玉臻

成 员:查 斯 太 魏国权 巴图朝鲁 闫 鹏
 萨仁图雅 王旺盛 赵 红 岩 田德志
 王 秋 才 赞德来 孙 建 军 包 金
 斯 沁 夫 王迎翔 斯 琴 魏雄会
 金 山 马 英 景 学 义

丛书编纂小组

组 长:赞德来

副组长:孙建军 景学义

成 员:G. 朝 格 图 孙兴凯 孛儿只济特·道尔格
 哈达奇·刚 乌日罕 胡 杨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史略》编纂小组

组 长:金 山

成 员:宝音贺希格 李 斌 孛儿只济特·道尔格



总 序

阿拉善高原地处祖国北疆,东界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西、南与甘肃省相邻,北接蒙古高原,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景色壮美,被世人誉为苍天圣地。自然的哺育,历史的熏陶,人文的浸染,造就了阿拉善这方历史与文化的热土。纵观古今,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丝路文化和航天文化等文化形态在这里不断演绎发展,相映成辉,构筑起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多年来,阿拉善文化事业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前行,紧跟时代步伐,为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文化工作实践来看,地区文化的发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新时期发展文化产业和繁荣文化事业的新要求,许多基础性的文化工作尚待加强,特别是对阿拉善地区历史文化的系统挖掘、整理和研究亟待进行。为此,盟委行政公署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由文化部门总协调,各部门紧密配合,各界参与,举全盟之力,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并编纂了“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丛书编纂书目包括:《阿拉善简史》《阿拉善和硕特蒙古史略》《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史略》《阿拉善观赏石》《阿拉善文学集萃》《阿拉善人物》《清内阁蒙古堂档所存有关阿拉善和硕特满蒙文档案译编》《阿拉善地方文献提要目录》《阿拉善古迹寻踪》《阿拉善蒙古族民俗》《阿拉善骆驼文化》《阿拉善民间艺术》《地名阿拉善》《阿拉善宗教》等。丛书旨在系统、规范、全面、翔实地诠释阿拉善历史、人文、社会 and 地域的变迁与发展,反映基本盟情,确定阿拉善文化的历史基调,形成地区核心文化价值观,对维护民族团结,实施对外交流,扩大地区影响,助推文化跨界融合,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是我盟首次系统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性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盟委行署全面部署,各部门全力以赴,编纂人员付诸心血,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也给予鼎力支持。丛书的出版发行,正当其时,

很好地顺应了地区发展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必将有助于我们理清地区文化脉络,明确发展方向,打造阿拉善文化高地,实现文化强盟的宏伟目标,推动阿拉善迈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新天地。

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2016年8月10日

阿 拉 善

和硕特蒙古史略



目 录

第一章 西蒙古—卫拉特	(1)
第一节 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	(1)
第二节 卫拉特蒙古西迁	(6)
第三节 卫拉特蒙古的发展	(10)
第四节 《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制定	(19)
第二章 和硕特部的形成及其强盛	(23)
第一节 和硕特部的起源	(23)
第二节 和硕特部的形成	(25)
第三节 和硕特部的强盛	(29)
第四节 拜巴嘎斯汗时期的和硕特部	(33)
第三章 17 世纪时期的和硕特部	(38)
第一节 顾实汗成为四卫拉特之盟主	(38)
第二节 顾实汗统一青藏高原	(43)
第三节 鄂齐尔图汗的和硕特部	(48)
第四节 和硕特汗在卫拉特盟主地位的终结	(52)
第四章 和硕特部的发展	(60)
第一节 领地的分布	(60)
第二节 封建建制	(64)
第三节 经济发展	(66)
第四节 与大清国的关系	(68)
第五节 与俄罗斯的关系	(73)
第五章 游牧于阿拉善的卫拉特蒙古	(75)
第一节 明末清初时期的阿拉善地区	(75)
第二节 和硕特人最初游牧于阿拉善	(78)
第三节 和硕特部设旗前在阿拉善的活动	(81)

第四节	清廷设阿拉善和硕特旗及和硕特部的正式归顺 …	(85)
第五节	阿拉善和硕特旗地域的划定	(87)
第六章	清政府对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统治制度和政策	(95)
第一节	政治制度及行政体系	(95)
第二节	封锁控制及分而治之策略	(108)
第三节	对王公的笼络政策	(110)
第四节	对阿拉善和硕特旗控制的加强	(113)
第七章	阿拉善和硕特旗几代札萨克王爷奉命出征	(116)
第一节	阿宝王奉命开赴巴里坤驻防准噶尔汗国的进攻 …	(116)
第二节	阿宝王奉命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进藏	(120)
第三节	关于阿宝王参与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事件	(123)
第四节	阿宝王奉命参与讨伐准噶尔汗国的军事行动 …	(125)
第五节	罗卜藏多尔济王奉命参与征讨准噶尔汗国的战役	(129)
第六节	罗卜藏多尔济王奉命参与镇压循化撒拉族起义 …	(137)
第八章	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社会发展	(141)
第一节	社会阶级状况	(141)
第二节	赋税	(149)
第三节	司法	(153)
第九章	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经济发展	(157)
第一节	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157)
第二节	商业与手工业	(163)
第三节	盐业的发展	(171)
第四节	城镇的发展	(174)
第五节	乌拉驿站与交通	(179)
第十章	清末发生在阿拉善和硕特旗的大事件	(184)
第一节	达尔扈特嘎日玛私吞骆驼事件	(184)
第二节	洋教的侵入致使债台高筑	(192)
第三节	哥老会匪团对阿拉善旗的威胁	(199)
第十一章	民国初期的阿拉善和硕特旗	(202)
第一节	继续实行王公世袭制	(202)



第二节	“独力队”匪帮的骚扰	(204)
第三节	冯玉祥设立磴口县	(207)
第四节	德钦一心诺尔布事件	(208)
第五节	毛·巴图尔事件	(214)
第六节	南寺活佛阿旺丹增事件	(220)
第十二章	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治理	(228)
第一节	达理札雅承袭阿拉善和硕特旗之札萨克王位 ...	(228)
第二节	达理札雅王革新阿拉善旗旧体制	(232)
第三节	九世班禅莅临阿拉善旗	(236)
第四节	日本人在阿拉善旗的特务活动	(242)
第五节	达理札雅对抗军阀马鸿逵	(246)
第六节	国民党政府加强对阿拉善旗的统治	(252)
第七节	“西蒙古自治”活动始末	(256)
第十三章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人	(263)
第一节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形成	(263)
第二节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族穆斯林的政治社会关系 ...	(265)
第三节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族穆斯林现状及习俗	(267)
附录	大事记	(272)



第一章 西 蒙 古——卫 拉 特

第一节 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

阿拉善和硕特部乃原四卫拉特之一部分,和硕特部为四卫拉特之一。卫拉特蒙古为蒙古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包括和硕特在内的卫拉特研究,在整个蒙古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卫拉特”一词,在现今的汉籍中已经成为固定性名词,但在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不同的写法。如,元代被记作斡亦剌剔、猥剌、斡亦剌、外剌歹,明代被记作瓦剌,清朝至今的汉籍中则被称作卫拉特、厄鲁特、西蒙古等。

国外,称卫拉特蒙古为卡尔梅克(Kalmyk, Kalmuk),或为黑卡尔梅克。而且,卡尔梅克一词也有多种解释。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liot)在他的《卡尔梅克史评注》中记道:人们关于卡尔梅克一词来源的解释不尽相同,帕拉斯(Pallas)解释为“剩余”,菲舍尔(Fescher)解释为“高顶帽”,俄罗斯学者巴特尔德(В·В·Бартольд)则支持帕拉斯的观点,认为“卡尔梅克”一词来自俄语动词“卡拉玛克”(КалаМаК),意为“剩余”,很可能就是指当时那些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卫拉特人”。

关于“卡尔梅克”一词的适用范围,俄国学者科特维奇(В·Л·Котович)在他所著《关于17—18世纪与卫拉特人有关联的俄国档案资料》中记:“在俄国和外国文献中,用三种术语称西蒙古人,即蒙古文献中称卫拉特,古代俄国史料中称卡尔梅克,中国史料中称厄鲁特。所谓卡尔梅克,就是居住在伏尔加河、顿河及乌拉尔河一带的卫拉特人的统称,他们已经习惯于卡尔梅克人这个称谓,而遗忘了自己的古名——‘卫拉特’”^①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页。

卫拉特一词的语源,研究者们存在不同看法。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帕拉斯、施密特(Schmidt)等人认为“卫拉特”是由“卫拉”(Oyira)——含有附近、邻近之意——加复数成分“特”(d)组成的,为“亲近者”、“联盟者”之意。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Л·Банзаров)则认为“卫拉特”是由“卫”(Oyi)——林木、森林——加“阿拉特”(arad)——百姓——组成的,意为“森林中的百姓”。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前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在学术界,人们认为班扎罗夫的解释更接近事实,虽然新近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还是没有充足的历史和语言学依据。因此,卫拉特一词的确切含义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卫拉特一词,是否表示着四卫拉特联盟,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见解。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认为:“欧洲的东方学家多次提到所谓‘卫拉特联盟’,实际上这种联盟从来没有存在过。无论如何,蒙古和卫拉特的资料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它。‘卫拉特联盟’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大概是由于把 Oyirad 一词十分错误地理解为‘近亲’亦即‘联盟者’的影响。绝不能因为有‘都尔本卫拉特’这一名称,就得出有所谓‘卫拉特联盟’的结论。都尔本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发生和存在,与其他蒙古部落许多类似名称如‘十二土默特’(arbanxoyartumed),‘八察哈尔’(nayman tʃaxar),‘四十蒙古’(dort mongol)等等,并无二致。此处的数字是表示鄂托克或土绵的数字。‘都尔本卫拉特’也是如此,即意味着‘有四个土绵的卫拉特’,亦即‘卫拉特四万户’之意……不应忘记,鄂托克和土绵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不再与实数相符,我们有许多例证足以说明,表示鄂托克和土绵数目的旧名称,一直到显然已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就都沁蒙古一例来说,人们都熟知蒙古的四十万户早已不复存在(《蒙古源流》第 5 卷、第 6 卷)。可是,这个名称在 17 世纪仍然使用着(《蒙古—卫拉特法典》)。都尔本卫拉特的名称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所不同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拉特人的人数大大多于成吉思汗时代与元朝时代。可是若干东方的(新进的)学者们,极力从事各种各样的拼凑,以便求得四的数字,而欧洲的作者们则讨论着谁真正加入了‘四部联盟’的问题。事实上,卫拉特人也与东蒙古人一样,是组成封建领地的土绵和鄂

托克的各种部落(兀鲁思)联合体。最初,这个封建游牧联合体似乎有一个主君(太师),但后来,卫拉特人并无一个统一的首领,正与17世纪的东蒙古人之无一个统一的首领是相同的,许多关于卫拉特人,关于‘联盟’乃至关于17世纪曾有一个统一的首领等等十分错误的观点,是由不正确的、充满谬误说法的雅琴夫·比丘林的有名著作《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圣彼得堡,1834年)开始的。”^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这一段话确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他认为四卫拉特来源于成吉思汗时卫拉特四万户,而且像都尔本卫拉特与都沁蒙古一样被沿用下来(后来人们习惯用都沁来指称蒙古,都尔本来指称卫拉特)。他批评一些研究者极力从事各种各样的拼凑,以便求得四的数字,而且把注意力放在谁真正加入了四部联盟的问题上,确是很有见地。

众所周知,在14、15世纪以后,四卫拉特或都尔本卫拉特这一名称越来越广泛使用。在一些托忒文文献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四卫拉特或卫拉特集团的说法。《和鄂尔勒克^②史》记载的初期四卫拉特是:“第一是厄鲁特卫拉特;第二是辉特、巴图特合为一个卫拉特;第三是巴尔浑、不里牙惕合为一个卫拉特;第四是四个昂吉合为一个卫拉特。”另一托忒文文献《蒙古溯源史》说:“所说的四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合为一个卫拉特;土默特、辉特、巴图特合为一个卫拉特;巴尔浑、不里牙惕合为一个卫拉特。”噶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则基本与《和鄂尔勒克史》相同,只是晚出的《和鄂尔勒克史》把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四个合为一个卫拉特。这些记载说明,卫拉特在其长期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分化组合过程。过去,中外有不少学者对之进行过研究,有的力求探讨出秩序井然的各个时期的“四个卫拉特”,^③但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和令人满意的意见。

明末清初,对于卫拉特的组成情况有了较明确的说法。张穆在

① 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45—246页。

② 和鄂尔勒克,土尔扈特部贝固鄂尔勒克之孙,卓力扎干鄂尔勒克之子。于1628年经四卫拉特盟主拜巴噶斯允许,率其属民及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等五万户,并带领自己的六男二女,到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居住。他就是今俄罗斯境内卡尔梅克人的祖先。

③ 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论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刊,1987年,第1—51页。

《蒙古游牧记》卷十一《额鲁特蒙古总叙》的注文中说：“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此明以来之旧四卫拉特也。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此新疆未辟以前之四卫拉特也……嗣天山底定，渥巴锡复还，藩封众建，游牧星罗。数其名则有六：厄鲁特也，和硕特也，辉特也，绰罗斯也，杜尔伯特也，土尔扈特也。核其实不过三：和硕特也，杜尔伯特也，土尔扈特也。要其种则自明至今止一，曰额鲁特蒙古而已。”额鲁特，“即明史所谓瓦剌者也”。张穆这段话是对汉文史料关于卫拉特记载的比较客观的说明。所说的“明以来之旧四卫拉特”，即指脱欢太师以来形成的四卫拉特。所说“新疆未辟以前之四卫拉特”，即指土尔扈特西迁以后之四卫拉特。两者和一些托忒文文献中所说的中期四卫拉特和晚期四卫拉特一致。土尔扈特东返后，张穆说卫拉特有六部，但核其实不过三。

卫拉特四部中的准噶尔和杜尔伯特的统治者都姓绰罗斯，是也先的后裔。准噶尔一词的“准”意为“左”，“噶尔”意为“手”。准噶尔即左手、左翼的意思。伯希和说：“准噶尔代表蒙文字(dzauṅgar)，直译为‘左手’，即左翼，原则上与巴伦噶尔(barunṅgar)‘右手’相对立。”^①但是对于“左”“右”所指的方向，人们理解不一。伯希和以为：“蒙古人有两种确定方位的方法，由东或南开始。‘巴伦’（右）原则上可指南与西，‘准’（左）可指北与东。但是近代蒙古人的习惯是由南方定位，早在13世纪，在《蒙古秘史》中已经证实了这种确定方位的方法。如同巴德利一样，我以为准噶尔原则上指东翼，巴伦噶尔指西翼。”^②《西域图志》47卷也说：“‘准’谓东，‘噶尔’谓手。”不过，这里的“东”，是蒙古方位的东，即现在通认的北。“西”是蒙古方位的西，即现在通认的南。^③至于为什么卫拉特称为准噶尔，也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准噶尔在卫拉特诸部之左（蒙古方位的东，即现在通认的北），所以称左翼；另一种说法是卫拉特联军进军青藏时，绰罗斯为左翼军（蒙古方位的东，即由北路进军），所以称准噶尔。据《安多政教史》：“土虎年

① 伯希和：《给卡尔梅克人起的各种名称》，《卡尔梅克历史译注》。

② 同上。

③ 参见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论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刊，1987年，第30页。

(1638年),顾实汗的左翼部队陆续迁到(库库淖尔)湖边,开始居住在库库淖尔托里地方,被称为巴伦噶尔。”^①《蒙古青史》也有类似的记载。^②另一托忒文文献、佚名的《四卫拉特历史故事》提供了类似说明:“和硕特车臣汗所属五和硕、土尔扈特小珲台吉五和硕,这十个和硕为一个卫拉特。辉特大珲台吉五个和硕、古拉特小珲台吉五个和硕,这十个和硕为一个卫拉特。这两个卫拉特称为巴伦噶尔(右翼)。绰罗斯大小两个珲台吉十个和硕为一个卫拉特,这十个和硕为左翼,称准噶尔。”这就是说,驻牧于青海的和硕特位于南面(即蒙古方位的右、西),称为右翼,即巴伦噶尔。与此相对称,驻牧于额尔齐斯河、塔尔巴哈台、伊犁一线的绰罗斯位于北面(即蒙古方位的左、东)称为左翼,即准噶尔。以后驻牧于青海的和硕特八台吉也是按这一方位的概念来分左、右翼的。

在托忒文献中,记载着一些有关绰罗斯的两支——准噶尔、杜尔伯特的神话。在古代,有名叫阿木尼和多木尼的两个人住在荒无人迹的野外。阿木尼的10个儿子,成了准噶尔的部众,多木尼的4个儿子,成了杜尔伯特的部众。他们每人有10个儿子,以后人口滋长,他们中一个猎人在森林中狩猎时发现一个婴儿躺在一棵树下,那棵树的形状像一个弓形管子(*tsorā*),从中流出树汁哺养婴儿,旁边有一鸢在守护。于是传说弓形的树是这孩子的母亲,鸢是他的父亲。猎人将孩子抢回,起名叫*tsorgo*。他们认为这孩子是天的外甥,长大后就推举他为准噶尔和杜尔伯特的诺颜。*tsorā*的复数是*tsors*,以后变成了*tsorōs*(绰罗斯),于是绰罗斯就成了准噶尔和杜尔伯特诺颜的姓氏。^③

通过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看出,卫拉特蒙古也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无阶级的母系氏族社会,曾经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他们进入阶级社会后,也产生了统治者诺颜。

12世纪,在色楞格河下游,叶尼塞河上游及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儿忽真脱哥木等森林地区,生活着斡亦剌特(卫拉特)、巴儿忽惕、豁里、

① 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第41页。

② 谢再善译注:《蒙古青史译注稿》,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0年铅印本。

③ 参见噶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巴图尔乌巴什图们:《四卫拉特史》。

秃刺思、秃马惕、不刺合臣、客列木臣、兀刺兀惕、贴良古剔、林中兀良合等諸多部落，一般统称为“森林中的百姓”。当1207年成吉思汗派他的长子术赤统一“森林中百姓”的时候，忽秃合别乞首先率卫拉特部投降，被封为太师。卫拉特部的统治者被封为太师便始于此^①。

忽秃合别乞原先虽然同成吉思汗相角逐，但后来却自愿归附，而且将自己的女儿海米思嫁给成吉思汗之孙贵由为妻。后来，海米思成为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哈屯，在贵由汗逝世之后，曾一度为蒙古汗国治理朝政。这样，忽秃合别乞太师同成吉思汗结为亲家，为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217年，成吉思汗再度派遣朵儿伯多黑申以军事行动对秃马惕叛乱进行彻底地镇压。从这时起，卫拉特蒙古向西北迁徙到秃马惕故土叶尼塞河上游——阔科河、翁河、哈刺兀孙河、桑比秃河、朱儿扯河等江河流域地方居住^②。成吉思汗及其随从统一了“森林中的百姓”之后，将其土地交给术赤作为属地。成吉思汗又从行政方面把卫拉特分为四个千户，让兀良合的速别额台、者勒蔑等做千户长，又专派兀良合的一个叫斡惕奇的千户长守护蒙古诸汗的坟地——不儿罕合剌敦^③。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初，卫拉特的一部分响应阿里不哥及海都的反叛，与忽必烈抗争而向西迁徙，一部分也离开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到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去了。15世纪中叶，当蒙古汗国正处在四散崩溃之际，卫拉特势力却空前壮大，脱欢太师与也先太师父子二人重新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军事兼游牧的汗国。当时，四卫拉特的威势向西扩展至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东到兀良合三卫，进一步逼近到女真、朝鲜的边界地区。正在此时，和硕特部加入了四卫拉特。

第二节 卫拉特蒙古西迁

1368年，元朝衰败退回蒙古高原以后，西蒙古卫拉特开始兴起。

① 《阿拉坦汗传》，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馆藏，第13页。

② 参见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第162页、第165页、第204页。

③ 巴雅尔译：《蒙古秘史》，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46页。

卫拉特游牧于漠西,在蒙古帝国时期被封为四万户,其首领为大汗的臣属,并与蒙古皇室保持联姻。到北元时期,在蒙古汗廷与明朝长期对峙的同时,东西蒙古诸部也互争霸权,内讧不已。卫拉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与东蒙古分庭抗衡,并作为独立的政治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西蒙古托欢太师和也先汗父子时期,卫拉特的势力空前强盛,一度统一蒙古各部,操纵蒙古实权,充当蒙古高原上的主要角色。

明王朝当时把蒙古分别称为“瓦剌”和“鞑靼”。“瓦剌”指漠西蒙古卫拉特,“鞑靼”指元室后裔所领有的东蒙古部。蒙古文献中的“都沁土门蒙古(四十万蒙古)”和“都日本土门卫拉特(四万卫拉特)”,前者相当于汉文文献中的鞑靼,后者相当于瓦剌。

也先汗后,蒙古地区陷于混乱的漩涡,卫拉特势力逐渐衰弱,“鞑靼复炽”。“黄金家族”屡次兴兵征讨卫拉特。到15世纪80年代以后,达延汗及其后裔,以武力迫使卫拉特放弃漠北西部领土,逐步向西迁移。

16世纪,卫拉特的主要活动地区东至坤奎、札布罕河以东的哈喇和林一带,西连额尔齐斯河,北至唐努山,南抵察合台后裔诸王的领地。据拉施特《史集》记载,16世纪初期,卫拉特与亦力把里的东北界为巴里坤、额敏和鄂尔齐斯。16世纪中期,明人文书里也有瓦剌居于哈密北山的明确记载,可见当时卫拉特游牧地的南端止于哈密北的雅尔马罕山一带。从16世纪末期漠南蒙古的作战路线也可略知当时卫拉特诸部的分布情况:厄鲁特、巴噶图特、辉特和奇喇古特游牧于从杭爱山一带到坤奎、札布罕河流域以及雅尔玛罕山一带。其中辉特游牧于杭爱山阳、札布罕河流域地区;厄鲁特、巴噶图特和奇喇古特在坤奎山和雅尔马罕山之间的地区。绰罗斯分布在图巴罕山(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都播山)一带,土尔扈特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硕特的牧地分布在卫拉特的西部。据俄国档案文书、《咱雅班第达^①传》和《蒙古乌巴什琿台

① 咱雅班第达,生于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古鲁青鄂拓克的桑噶斯家族。其祖父便是曾经名扬四卫拉特的车臣洪果扎雅齐。洪果扎雅齐生儿甚多,长为巴巴罕。巴巴罕的第五子就是这个纳母哈嘉木措,或称博格多咱雅班第达。咱雅班第达生于1599(土猪)年,1662(水虎)年卒,幼名沙尔哈巴格。17岁为拜巴噶斯收养并拜满珠习礼呼图克图为师,受班弟戒,后又受格隆戒,取名纳母哈嘉木措。据说,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阿巴赖台吉家过冬,在回鹘蒙文的基础上,吸取卫拉特蒙古方言创造了托忒蒙古文。

吉传》等记载,到17世纪初期,和硕特的游牧地推进到北自鄂尔齐斯河中上游,经阿亚古斯河、巴尔喀什湖东岸,南到塔拉斯、楚河一带,东部则与哈密为邻。

因此,在漠南土默特、鄂尔多斯和漠北喀尔喀贵族们征讨卫拉特之前,卫拉特的游牧地还是比较宽阔的。这又说明,在也先去世后,卫拉特并没有立即率部西迁,他们的相当一部分力量仍在漠北西部的杭爱山、坤奎、札布罕河地区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直到16世纪末期,蒙古的圣地哈喇和林仍被卫拉特人控制着。

卫拉特大量西迁是在16世纪末期以后。

1455年,脱脱不花之妻萨睦尔太后率兵攻伐卫拉特,战于坤奎、札布罕河流域,“大有俘获”。到明成化年间,达延汗即位,东蒙古势力中兴,一度统一大漠南北,建立6个万户。在达延汗即位之初,为了解除卫拉特方面的威胁,1480年汗妻满都海彻辰夫人带兵往征卫拉特,“大战于塔斯博尔图,胜之,掳获无算”^①。塔斯博尔图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流入乌布苏湖的塔斯河与博尔河一带。东蒙古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下令卫拉特将领们:嗣后房屋不得称殿改称宅,冠缨不得过四指,居常许跪,不得坐,食肉许啮,不得割,改乌苏克(酸奶)之名为扯格”。1496年,达延汗又一次西征卫拉特,但是无功而归。此后,达延汗集中力量经营蒙古右翼地区,将盘踞于此的卫拉特部赶出漠南。也先死后,乧加思兰、亦思马因和亦不剌等先后来到漠南西部,控制右翼地区。1510年,达延汗最后把他们赶到青海。在达延汗的打击下,卫拉特蒙古退出东蒙古地区,回到故土。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虏入花马池,瓦剌西徙,与土鲁番相仇杀”^②。《皇明九边考》也说:“甘肃之边,北虏止二种,亦不剌盘踞西海,瓦剌环绕北山。”^③西海即青海,北山即哈密北山,这已是16世纪卫拉特牧地的最南端了。

明嘉靖、万历年间,东蒙古右翼三万户势力强盛,土默特万户首领俺答汗(达延汗之孙)及其伙伴几次远征卫拉特。其时俺答汗势力雄冠漠南蒙古,已扩展到青海、甘肃一带。他出于报复和对外扩张的需

① 《蒙古源流》,卷5。

② 郑晓:《今言》,卷2,纪录汇编本。

③ 魏焕:《皇明九边考》,卷9,《甘肃边·边夷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